

## 第二十七段 慕佳人花信求婚 逞絕才雪香擬古

西泠有貴族姓花名信字番風，生得姿容艷麗，倒是西泠巨擘。若論才情卻祇平平技量。年近弱冠未婚失偶，聞猗猗貌美才高，央人為求凰計。瘦翁猶未愜意商於池氏。池氏曰：「我聞花生是西泠第一體面人，通邑有美人之稱配我女兒甚好。」瘦翁曰：「花生雖則鮮明可愛終不脫凡艷，況且他的學問也不算出類超群，何足為女兒佳偶。」池氏曰：「我聞這生是西泠好秀才，難道竟沒才學，似你這樣苟於求全豈不誤了女兒大事？」瘦翁曰：「必須如那秦生方稱快婿。不知你是何意見，卻嫌他遠了。」池氏曰：「何必捨近求遠，還是許這姓花的為是。」瘦翁曰：「你總是婦人之見，我也難與你爭論。此係女兒大事，到問過女兒看他意思如何。」池氏曰：「你這也說得是，但我與你去問他他必含羞不語，不如去喚芷馨來，叫芷馨去對他說。」

瘦翁命晚奴喚芷馨至。芷馨曰：「老爺喚婢子何事？」池氏曰：「我欲將小姐許字姓花的秀才，老爺尚猶豫未決，喚你去問小姐，看他意思何如。」芷馨曰：「哪個姓花的？」池氏曰：「是西泠第一人物，名信字番風。論他儀表，合邑有美人之稱；論他才學，是西泠一個好秀才。你也該聽見說這個人哩。」瘦翁曰：「這生人物、才學非去不得，祇是，不是小姐的對兒，我尚不愜心，太太一定要許，你去問過小姐叫他拿定主意，免致後悔。」芷馨應命而去。

走到自芳館對猗猗說，猗猗低頭不語。芷馨曰：「小姐不必猶豫。老爺既說尚不愜意，則其人才貌必不及秦相公。可知小姐既心許秦相公，決不可見異思遷，致有誤嫁王郎之歎。」猗猗曰：「我非見異思遷，思所以辭之耳。」芷馨曰：「辭便辭何必思。」猗猗曰：「父母之命，我怎好遽然推辭？且遽然辭之恐於秦生的事反露圭角，必須不辭而辭方妙。」芷馨曰：「怎樣不辭而辭？」猗猗沉思半晌，曰：「有一妙計，祇須如此如此。」芷馨亦喜遂回復瘦翁、池氏曰：「小姐說，婚姻之事原在父母，非女兒家所敢與聞，但老爺、太太既要問他，他亦不敢自主必須如此如此方好。」瘦翁曰：「這話說得甚是。」池氏曰：「女兒祇是要賣弄才情，也罷，就依他罷。」

次日，冰人復來。瘦翁曰：「小女稍知文墨。吾兄所知，這花生信是翩翩公子，然使有貌無才非我所取。擇日辦個薄宴，煩兄與那生偕來，意欲面試。如果才堪倚馬便許乘龍；若其不能功無見怪。」

冰人復命花信。花信慨然應允，自思曰：「賈翁要我面試，難道我便懼怯不成？我聞賈翁之女頗有才情。到他那裏，我也出一試題他做，一則可試其才，一則我可自飾其短。諒他一個女子必不能勝我才學。當互相考時，我做得出來，他也做得出來，固是美事；假若我做得出來，他做不出來，我更好揚眉吐氣；即使我做不出來，亦可借他為詞，飾我短處。」又轉思曰：「設若我做不出來，他做得出來，奈何？」又曰：「決無此事。我也是這西泠好秀才，他必不能勝我，祇是我須想個難做題目考他。」

主意即定，及期盛服肅裝，偕冰人來。蘭瘦翁迎至中堂，敘禮而坐。時雪香亦在座相陪。兩下各通姓名。芷馨聞花信至，隔簾窺，入自芳館謂猗猗曰：「這姓花的人物雖是體面終覺未能免俗；況與秦相公相形，更覺一清一濁不啻天淵。不知那些俗眼，怎麼稱他為美人的。即此一見，無論有才無才，已非小姐匹偶哩。」猗猗曰：「芷馨，你說我這不辭之辭的計妙否？」芷馨曰：「甚妙。」

少時，肆筵設席，分賓主坐。酒至半酣，瘦翁命晚奴到自芳館請小姐出題。猗猗遂出題，命晚奴拿到中堂。瘦翁視之乃是絕擬擬體：其一，關關雎鳩；其二，鳳凰於飛；其三，逃之夭夭；其四，於以采蘋。每題俱擬四首，以寸香為度。瘦翁遞與花信。花信曰：「久聞令媛才同柳絮，小子亦擬有一題請教。」隨於袖中取出題來，是美人四時閨情題，作回文體，限紗、鴉、花、遮、斜為上韻，妝、長、傷、牆、香為下韻。瘦翁曰：「此等詩必牽強組合，難於自然，小女稍知文墨，未必能有好句。」花信曰：「以寸香為度，果能四道俱起，縱無妙句，亦算才敏。」

瘦翁遂命晚奴將題目送與猗猗。芷馨曰：「這回文體，以一寸香而作四道亦是大難。」猗猗曰：「求佳固難，若成篇亦不甚難。」謂晚奴曰：「你回去說，還是四首做起一並拿出去，還是零星拿出去？」晚奴出，將猗猗之言告知瘦翁。瘦翁未及答，雪香在座，欣然曰：「零星拿來，可以一面賞詩一面喫酒，真是快事。」瘦翁因謂晚奴曰：「就零星拿來看看。」晚奴走到自我館對猗猗說，猗猗已做起一首付與晚奴。晚奴拿出，雪香接著一看，曰：「作回文詩難得流利，此詩有情有景，不現雕琢，真是天才敏妙。」花信亦看了一遍，暗暗稱奇。少時，晚奴又拿兩韻出來，雪香復讚賞一會。花信見猗猗如此筆快，遂欲將猗猗所出之題，自己趁早做起，乃愈著急愈做不出來，也不暇及看猗猗詩，卻默坐沉思去了。少時，晚奴又拿兩韻出來，雪香讚不絕口。瘦翁曰：「不過稍成句法耳，何足言詩？」雪香曰：「是令媛的詩，故翁不以為奇。倘是他人能如此敏捷，恐翁亦當心折。」晚奴又拿一首出來，雪香曰：「如‘夜清秋月一天長’之句，即不是回文體亦是妙句。」花信曰：「清字改深字更好些。」雪香沉吟一會，乃曰：「清字妙。惟是清字方切秋月，細心領略，令人神遊秋夜月明之間。若改深字，便乏遠神矣！」花信意沮；冰人某隨聲附和曰：「某雖不識詩味，聆之亦覺鏗然可聽。小姐有如此妙才，信乎名下不虛。」瘦翁曰：「過譽，過譽。」晚奴復送詩出，時一寸香尚灰燼。雪香曰：「古人刻燭催詩，不過如是。」遂合四首，朗詠一遍。詩云：

紗窗倚處整新妝，寂寂春來惹恨長。  
鴉鬢兩分憐意倦，黛眉雙斂自情傷。  
花篩月影花迷徑，竹引風聲竹拂牆。  
遮莫淡煙輕裊裊，斜橫舞袖撲清香。  
紗籠翠幕翠凝妝，曲度薰琴撫夏長。  
鴉噪晚風迎日落，蝶驚殘夢惹魂傷。  
花浮水影荷撐蓋，柳買堤陰樹覆牆。  
遮面半開新摺扇，斜裙繞處步塵香。  
紗帳拂雲鬢整妝，夜清秋月一天長。  
鴉棲樹裏閑愁積，雁寄書時別感傷。  
花趁雨開新菊徑，葉經霜落冷楓牆。

遮眸望斷憐人美，斜倚玉欄繞霧香。  
紗輕浣罷理殘妝，刺繡添絲一線長。  
鴉宿暮山歸夢冷，鶴飛宵露警翎傷。  
花花凍雪凝梅嶺，處處寒煙抹粉牆。  
遮月淡雲陰漠漠，斜風繞鼎拂濃香。

瘦翁曰：「所限寸香已盡，花君詩做起否？」花信曰：「因一心玩賞令媛詩句，並未曾做這詩哩。」瘦翁曰：「再限寸香，君速作成。」花信曰：「小子不及令媛敏捷，此詩不如不做，候回去時再作成請教罷。」雪香曰：「王勃擁被沉思，摩詰錯走入瓮，古人不少苦吟，然皆不礙為吟壇健將。花兄即不能一時做起，何損才名。」瘦翁曰：「秦君才亦敏妙，曷將小女所出題目做他幾首？」雪香故謙曰：「花兄在此，豈敢弄斧班門？」花信料這詩，雪香未必能一時做起。若不能做亦可借口自飾，遂催促曰：「秦君何必不做，我豈是嫉才一流人？」雪香笑曰：「如此，切勿見哂。」乃援筆立成，香亦未盡：

擬「關關雎鳩」

關關雎鳩，言萃其儔。彼姝者子，既和且柔。無非無儀，厥德永修。亦既見之，云胡不求？  
關關雎鳩，載飛載鳴。彼姝者子，既和且平。如玉斯潔，如水斯清。亦既見之，爰慰其情。  
瞻彼中林，有華其枝。彼姝者子，於以求之。之子之遠，悠悠我思。寢不成寐，食不遇飢。  
交柯之樹，在彼東園。彼姝者子，可與寤言。有酒有酒，靜寄高軒。何以忘憂，北堂之萱。

擬「鳳凰於飛」

青青芳草，生於中沚。有芬其葉，有葩其紫。雖曰無人，中情彌美。欣欣向榮，以待吉士。  
青青芳草，生於中阿。秋霜以清，春風以和。匪朝伊夕，幽賞無多。彼居之子，眷懷女蘿。  
鴛鴦在梁，爰居爰處。鳥亦有託，人思其侶。豈曰無家，未得我所。願言佳人，唱予和汝。  
鳳凰鳴矣，下上其音。於以相攸，父母之心。鳳凰於飛，十吉孔雲。天作之合，乃鼓瑟琴。

擬「逃之夭夭」

逃之夭夭，值彼仲春。發爾穠華，度爾芳辰。爰及其時，見此良人。薄言旋歸，車馬洗洗。  
逃之夭夭，惟春斯榮。和風習習，鳥鳴嚶嚶。爰及其時，百兩以迎。親結其褱，贈以瓊英。  
彼居之子，華如桃李。我饒既馨，我酒既旨。式飲式食，云胡不喜。琴瑟靜好，惟我與爾。  
於戲樂祇，朝斯夕斯。彼居之子，乃唱乃隨。室家以和，父母以怡。彼居之子，罄無不宜。

擬「於以采蘋」

於以采蘋，南澗於微。有物斯潔，有志斯誠。克相夫子，祀事孔明。以羞先祖，元酒太羹。  
於以采蘋，欣為以禴。有志斯誠，有物斯潔。克相夫子，享禮不成。以羞先祖，先祖愉悅。  
薄言采之，惟澗之蘋。何以薦之，於豆於登。先祖有靈，亦莫不興。以似以續，子孫繩繩。  
薄言采之，蘋繫斯寄。誰其薦之，季女之事。先祖有靈，亦不爾棄。降福既多，子孫翼翼。  
花信見雪香寸香未盡，立刻作成，暗暗稱奇，卻自己面帶羞愧，筵散辭去。

冰人某謂之曰：「花相公往日詩才亦甚敏捷，今日五色筆何故被人奪去？」花信曰：「彼限寸香為度作詩，亦是大難。心愈著急思愈滯塞，故不能成句耳。雖然事有分定，想這段姻緣若是我的，此時作詩必不至如此滯塞。今既如此無復望矣。」冰人某曰：「我再向賈翁說何如？」花信曰：「說之無益祇取羞耳，不如不說為妙。」冰人弗聽，復向瘦翁說。瘦翁以緩議為辭乃止。

瘦翁謂池氏曰：「你說那花生是西泠第一人才，一經面試卻退避三舍；倒是秦生游刃有餘。為女兒相攸，還是這姓秦的好。」池氏曰：「縱欲許親怎好面言，必須有人為媒纔是。」瘦翁曰：「這西泠無甚麼知心的人，惟月鑾和尚與我相契，此時遠遊去了。俟他回時，將此意告知央他為媒。」池氏曰：「且緩議罷。」事乃暫寢。